

# 白雪、月光、梅花

## 有鹤翩然

□程应峰

□耿艳莉

夜色明亮清澈。纷纷扬扬的雪下了一天，这会儿慢慢停了，世界更安静了。辽阔的天幕上挂着一个大大的圆月，月光映着晶莹的琉璃世界，像一个甜甜的美梦。

她趴在窗前，用衣袖把窗玻璃擦了又擦，擦了又擦，想看得更清楚一些。要不是奶奶不留意，她非要把窗户卸下来不可，或者干脆跑到院子里，跑到大门外，跑出苹果园，跑到通往镇上的那条大路上，说不定这会儿就能看到如胭脂一样好看的梅花了。

她把鼻尖紧贴着窗玻璃，鼻子都挤变形了，引得奶奶一阵好笑。可那两扇大门一直稳稳的，像寂极了的夜。偶有一阵风，呼呼而过，她仿佛闻到了梅花的清香，心里就怦怦跳，以为这里面一定响着爷爷铿锵的脚步声。

风走了。院子重归于寂，整个苹果园也宛若睡着了的安静。她又一回失望了。

“很晚了，去睡吧。”这是奶奶多少回催她了，外面的雪和月亮大概比她记得更清楚。她才不想睡，更听腻了烦了，现在她的心里只装着镇上沈爷爷家的那株梅花。那胭脂色的梅花把她小小的心撑得满满的，月光下，梅花在洁白

的世界里绽放，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美的情景吗？

奶奶让她别等了，沈爷爷一定是把爷爷留下了。她依旧坚持等着爷爷。爷爷无奈，拿来一件厚棉衣悄悄给她披上。

看梅花在白雪皑皑的情景里盛开一直是她的心愿。

她没有见过梅花，但自从学会了一首梅花的歌谣后，她突然迷上了梅花。有一回来爷爷的苹果园，看到爷爷的桌上放着一幅画，画的竟是梅花。她欣喜之下，从桌上拿起一张白纸，坐下来临摹。一时间，忘记了爷爷冷峻严厉的面容。

她一直有些怕爷爷。爷爷平时话不多，喜欢安静，忙完苹果园的事情，就一个人待在屋子里，写写画画。有一回，她和表弟表妹打闹着，在屋子里乱跑，爷爷把她训斥了一顿。她有些不服气，又不是她一个人，为啥只训她不理表弟表妹。爷爷严肃地给了她不容反驳的答案：她年龄大些，且表弟表妹是客人。

她沮丧地走开了，自此，心底与爷爷更是有了一层隔阂。她有一年多没再来爷爷的苹果园。后来，即便是来了，也几乎不曾与爷爷说过话。

当一只粗糙的大手豁然拿起她正临摹的梅花时，她一惊，差点从凳子上摔

下去。她低着头，用眼角余光怯怯地去看爷爷，等着他的雷霆震怒。却不想，看到的是一张从未见过的和善温柔的脸庞，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爷爷开心的样子。

爷爷夸她画得好，还说以后要她常来，他想教她写毛笔字，如果喜欢画画的话，他也能教她一些。爷爷用的是商量的语气，她从未见过的，只是低着头，什么都不敢说。

苹果园不忙的时候，很少来她家的爷爷，会买一些瓜子糖果来看她，指导她写一会儿字。

爷爷那天早早就来了，她还没起床，爷爷给她爸爸说，到周六周日，让她去苹果园住两天。

没想到，周五那天，她感冒了，爸妈都不想让她去，但她不想辜负了爷爷的邀请，非要去不可。况且，她从来没在苹果园住过，还有些新奇。

去了才知道，原来是爷爷的老友沈爷爷家种了一棵梅花，这几天会开花。果然，等到了周末早上，沈爷爷让人捎来话，让爷爷去看梅花。正好下雪了，很应景。

她急切地想去看梅花，给爷爷奶奶说，她感冒好了，完全没事了。可他们不放心，摸摸她的脑袋，很烫。任她怎么说，爷爷奶奶都不同意她去看梅花

了。她知道爷爷也想去梅花，但她不能去了，爷爷也说不了。还是奶奶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爷爷去，回来折几枝，都能看到梅花了。

可是，她从中午等到晚上，又从晚上等到深夜，雪下得铺天盖地，就是等不到爷爷带着梅花回来。

终于，她还是睡着了。突然，一阵幽香在枕边萦绕着，像是从梦里走来的，太好了，她生怕会醒来，紧紧地闭着眼睛。好一会儿，她睁开眼，先是看到了爷爷的笑脸，接着是爷爷手里那六枝胭脂色的梅花。她羞地坐起来，简直是爷爷手里抢走那六枝梅花的。

她不顾拿着棉衣的奶奶“当心，多冷”的叮嘱，跑到院子里，让那梅花开在雪地里，开在月光下。

爷爷找来绳子，把一枝枝梅花系在院里苹果树落满白雪的枝丫上，苹果树在那一刻变成了一棵月光下开花的梅树。

长大后，她学了画画，成了一名插画师。她还曾写过一本绘本故事，叫《苹果上的梅花》，那是她和爷爷的故事，一个老人为了让孙女看到白雪、月光、梅花这样美好的世界，等了一天，又等了大半夜，终于等来了梅花绽放。

(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)

## 竹园打雪

□韩木先

老家祖屋前有一片竹园，竹子是当地普通的早园竹。这种竹子不够粗壮，也不够长，做不成好竹材，一般只能用来编制普通的日用品，比如洗菜的竹篮、竹箩筐等。

竹园中间有条宽宽的石板路，规则的青砖、不规则的白石块混搭的，石头缝里爬满了青苔，和翠绿的、笔直完整的竹子相映成趣。我喜欢故意用脚沉沉地落在石板路上，石板路马上“咚、咚、咚”地回应；喜欢故意踩石头缝里的青苔，看到踩不扁的青苔，心里有点不服气……

直到一场雪来，石头、青苔全被盖得严严实实，青竹也变成了琼枝——竹园就有了乐趣。

雪中数竹子，是父亲发明的游戏：数到100整数的时候，就自己在竹子旁边堆个雪人。但我们经常数着数着，从20多直接跳到了100——在父亲佯装生气

的巴掌下，我们“吓”得笑着彼此身后躲……

父亲没辙，就会“惩罚”我们在竹园“练功”——翻竹子，先找两根挨得很近的竹子，我们先爬到竹子上去，然后手脚并用，用力蹬腿，胳膊用力，身体从头顶翻过去，两手再微微转动，双脚落地，大多数时候，是旁边负责保卫的父亲，直接用手帮我们翻过去的……竹子受到震动，雪自然会簌簌落下。

有些事情，本来很寻常，毫无关联，就像下雪，就像竹子，但雪打在竹子上，竹子上雪又被我们晃下来，就生出了书中所说的竹间飞鸟最雅之趣。若真的来一阵风，“风飘高竹雪”，自然又是另一种乐趣。

其实无风也无妨，父亲正好一本正经的开始给我们布置任务——打雪。竹园里的竹子被雪压得弯了腰，感觉他们都喘不过气来。父亲拿来几根竹竿，吩咐我们和他一起帮忙打雪。说实话，打雪打一会儿，挺好玩，但打遍整个竹

园，真不好玩，我们不乐意，但又不敢“抗旨”。

最终，我们还是趁父亲不注意，丢下手中的竹竿，疯玩起来。我们在雪地上“咯吱咯吱”地跑着，时不时搓着发红的小手，时不时回头看身后黑黑的脚印，我会趁姐姐不注意的时候，故意打竹子上的雪，雪滑到姐姐脖子上，看到姐姐缩着脖子、龇牙咧嘴抖雪的样子，我就忍不住大笑，于是，一场“雪仗”爆发了……

父亲见了，停下打雪的手，一把揪住我们的小耳朵，问我们，“孩子们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到竹园打雪吗？”我们闷着气，无声地反抗。

“竹子积压了太多雪，容易被压倒，别看我们是敲打竹子的人，我们更是帮他们抬头挺胸的人，你们是小学生，犯错的时候，老师用批评教育鞭策你们，就像我们打雪一样，他也是为了帮你们走正每一步，为将来你们能挺直腰板作准备啊！”突然，父亲打雪的手

停了下来，指着竹子旁边的歪脖子杂树说，“你们看，这棵树，打掉了雪，还是直不起腰，为什么啊？”

“因为它本来就不直！”我和姐姐齐声说。

“一个人，要总能抬头挺胸，除了别人的帮助，也需要自己努力做一个本来就能很有本事的人！”父亲的话意味深长。但彼时九岁的我，虽不是太能体会这些话的意思，却把原话记在了心里。

后来外出求学，定居都市，回老家少了。竹园成了我时常的惦念，尤其逢着大雪，便情不自禁地想起“飞雪有声，惟在竹间最雅。”也担心年老的父亲会不会“夜深知雪重，时闻折竹声。”

如今父亲早已故去，但父亲当年在竹园说给我们的话，就像竹园落下的雪，在我心里一直未曾消融。

(作者系湖北省武汉市文学爱好者)

一只受伤的仙鹤，化作一美丽女子，与搭救过她的青年走到了一起。只是，女子为青年立下了规矩：在她织布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偷看。

第一次，青年忍住了；第二次，他还是忍住了。但到了第三次，在好奇心驱使下，他想探个究竟的念头占了上风，终于，他悄悄地推开了织坊的门。那一刻，他看见一只鹤——一只正拔下自己身上羽毛织布的鹤，血污斑斑。这一场景，让他顷刻昏厥过去。

在他昏迷的时候，有一个声音在耳畔飘忽：“好人，我最难看的样子被你看到了，我注定无法在人间待下去了。”鹤虽然恋恋不舍，终究还是离开了。这位青年，因为好奇心的驱使，逾越了规矩，亲手结束了属于自己的本可以继续下去的美丽童话，陷入了不尽思念的凄苦之中。

春秋时期，有一位国君，好鹤。“自苑囿宫廷，处处养鹤”，且所养之鹤皆有品位俸禄，“上者食大夫俸，次者食士俸。”每逢出游，都会使鹤随行，并号之“鹤将军”。

因为好鹤，他对赏鹤、养鹤之人大大加犒赏，而对民众疾苦漠不关心，“民有饥冻，全不抚恤”，只一味“暴敛于民，以充鹤粮”，致使民怨沸腾，官兵远之。

适逢外族来犯，官兵全无抵御之意。还说：“君有鹤将军，自可御敌，何必需要我们！”结果可想而知，他亲自披挂上阵，战死沙场，尸骨未存。这个国君是春秋时期的卫懿公，卫国第十八任国君，因为无视生民疾苦一味好鹤，最终丧失了国家，丢掉了性命。

传说有一州官，为政廉洁，爱民如子。他为官之余，最大的乐趣就是养养鹤。然天公不作美，遇上了大旱之年，野菜挖尽，树皮扒光，百姓逃亡，十室九空。目睹此悲惨情景，他彻夜不眠，多次呈书京都，求御旨开仓济民。一等再等，音讯杳无。他不忍百姓处于水火之中，私自下令，开仓放粮。一时间，民间有了久违的欢声。

然而，他面临的，却是杀身之境。法场上，监斩官问他有什么要求时，他一声长叹，说：“我生平最喜鹤，亲自养了两只，三年前飞走一只，现在家里还有一只，在我临死前，让我再喂它一口食吧。”

监斩官差人从他家里把那只白鹤牵来。他亲自割肉喂这只白鹤。往常，鹤见主人，总是展翅起舞。而此时此刻，白鹤却是两眼含泪，不住地对空长鸣。不一会，半空中一声鹤鸣，一只白鹤凌空而下，正是三年前飞走的那只。两只久别的鹤，交颈而鸣，像是在商谈着什么，此情此景，在场的人无不喟然长叹。就在监斩官下令开斩之际，两只鹤展开双翅，交叉成一平板云，托起主人腾空而去。

这位开仓济民的清官叫丁令威，据传，他后来得道化为仙鹤，成为后人景仰的圣明。

常人心目中，鹤，是美丽的，圣洁的，灵性的，是有君子风范的。正因如此，唐代诗人白居易才会有“晴引双鹤舞”“闲遣鹤看船”“枕前看鹤浴”“薄暮引鹤归”的逸致。北宋诗人林逋才有了“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”的心性。

可以说，翩然于尘世间的灵性的鹤，知善知恶，知是非，因人而异。在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空间，它给人带来的，定然是截然不同的生存处境和人生际遇。

(作者系湖北省咸宁市文学爱好者)

公益广告

# 严防一氧化碳中毒 保护您和家人生命安全



拥抱绿色生活 共享美好未来

总编辑 褚洪波